

我读懂了父亲的眼神

父亲搬出那只大玻璃罐时，竹篮里的枇杷已经洗好了，黄澄澄堆着。他今年七十有二，动作比往年慢了些，但洗罐子、擦干、晾晒，每一步都不肯让我插手。“你看着就行。”他说，“以后总归轮到你。”罐口对着太阳，他眯着眼反复确认里面有没有水渍，那认真的样子仿佛在检查一件传家宝。

他搬个小凳坐下，开始去核。两手一掰，果肉裂开，小刀尖一挑，果核随之干净利落地落进碗里。枇杷汁顺着他的指缝往下淌，他也不擦，偶尔抬头看我一眼：“去把冰糖拿来，要黄冰糖。”阳光穿过葡萄架，碎金似的落在他花白的头发上，竟有几分好看。竹篮里的枇杷渐渐少了，碗里的果核越堆越多，一切都有条不紊。

一层枇杷一层糖，他码得极耐心。玻璃罐透明，我能清楚看见每颗果肉的位置。他像在搭积木，又像在排列某种只有他才懂

的顺序。偶尔有一块歪了，他还要伸手进去扶正。“这样糖才能渗得匀”，他解释，手里的活并不停。我递毛巾给他擦手，他摆摆手，说手上有点汁水不碍事。

倒白酒的时候，“你闻闻。”他停了倒酒的手，把瓶口凑过来。“三个月后这罐就好了。”他说这话时眼睛没看我，盯着罐里缓缓抬升的液面，直到完全没过枇杷。

罐子封好，他拍拍罐肚，退后两步端详了一阵，恍若在欣赏一件作品。“别看了，进去歇会儿。”我说。他摇摇头：“再看两眼，明天就搬柜子里去了。”

看着他看罐子的样子，我想起小时候，他也这样站在院子里看那棵枇杷树，一看就是很久。那时候我不懂一棵树有什么好看，现在还是不太懂。但我懂了他看罐子时的眼神。这里头装的哪里只是枇杷和

酒，分明是他一分一秒攒下来的耐心，是他说不出口的那些话，化作糖和酒，等时间来成全。

罐子被搬进了老柜子最上层。父亲在标签纸上工工整整写下今天的日期，农历四月十二。我问他为什么总写农历，他说：“你爷爷教我的，说这样记得住节气，知道酒到什么火候了。”他把标签贴在罐肚正中，拍了拍。外面的阳光正好，枇杷树在风里沙沙响。

母亲从厨房探出头喊吃饭。父亲走过去，路过那棵枇杷树时，随手摘了一颗放进嘴里，回头冲我笑了一下：“今年的甜。”我也笑了。我知道，三个月后，那罐酒会更甜。而此刻，每一滴酒都还是一枚完整的果实，在父亲的掌心里，慢慢等着变成琥珀色的时光。

[江西·九江] 瞿杨生



牵手一生

[云南·蒙自] 李磊 摄

老车依旧 父爱长存

回到久无人居的老屋，墙角那辆父亲生前买的黑色电动车，仍静静立着，蒙了层薄灰。我取来抹布细细擦拭，灰尘落尽后，车身依旧亮洁如新——这是父亲60岁那年的礼物，他一辈子爱惜物件，这车便也带着他的温度，熬过了岁月的磨损。

指尖抚过冰凉金属外壳，记忆翻涌上来。刚买车那天，父亲在电话里声音亮得像孩子，说以后我回家，他就骑车到车站接，不用再走几公里坑洼的土路。我第一次坐这车时，他腰板挺得笔直，特意把车骑得慢而稳，反复念叨“放心，保准给你送回家”。

直到那次我临时回家，才撞见他的秘密：车站旁，他正笑着招呼一位乘客坐上后座，骑车远去的背影，白发被风掀得晃眼。旁边跑摩的的师傅叹着气告诉我，老人的儿子在城里贷款买房压力大，买这车就是为了跑活贴补儿子，风雨无阻跑了好几个月了。那天我看着他收工回家，洗手时手上沾着擦不掉的油污，却还在怪我不提前说，不然早去接我了，我嗓子发紧，半个字都问不出口。

母亲说他后来总偷偷找钥匙出去跑车，说哪怕挣点油盐钱，也能帮我减轻点负担。可谁也没料到，半年后他突然重病，半个月便离开了我们。

今天擦完车，我决定把它骑回城里。父亲走了，但只要这车还在我身边，就好像他还陪着我，风里雨里，都在护着我往前走。

[陕西·西安] 姚秦川

幸福里的“暖心灯”

清晨七点，阳光轻洒，幸福里社区302室的门开了，张桂英挎着布兜走出，布兜里的搪瓷杯轻响，菊花茶香弥漫。“张阿姨早！”晨跑小伙打招呼，张桂英笑着递上南瓜糕，这一幕，是社区日常。

在幸福里，大家都亲切地称张桂英为“暖心老妈”。三年前，新住户李梅常因深夜楼道漆黑而害怕，张桂英得知后，自掏腰包在声控灯旁装了小夜灯。

张桂英的布兜四季装着不同惊喜。春天是香椿芽，夏天是酸梅汤，秋天是干桂花，冬天是烤红薯，且分文不取。去年夏天暴雨，小区西门积水，她冒雨举木板指挥大家过马路，自己却因此发烧，还惦记着独居老人。

社区老人都爱往她家跑。她帮刘奶奶取药、写用药说明，为王大爷修收音机、调戏曲频道。刘奶奶突发心脏病，多亏她每日敲门问候及时送医。孩子们也把她当亲奶奶，放学后去她家等家长。

上个月社区“邻里节”，张桂英当主持人，一句“咱们社区就像大家庭，我就是爱操心的老妈子”，让全场动容。张桂英如社区里的一盏灯，用琐碎付出温暖众人。

[山东·济宁] 卜庆萍

母亲的小满人生 藏着生命哲学

母亲的“小满人生”体现在方方面面。单说她给我取的名字，我明明是家里的老大，名字里却带个“亚”字。

上中学时，有一段时间我总考第二名，有人说我的名字里的“亚”是第二的意思，注定要当“千年老二”。我回家气呼呼地说：“妈，干嘛给我取这么个名字？我考不了第一名，都是这个名字闹的！”母亲却笑着说：“第二名最好了，不像第一名那么压力大，而且还有进步空间。”我想了想，觉得有道理。考第二名也不错，把心态放轻松，然后继续努力，不求大满，小满就知足。

我家有定期开“家庭会议”的习惯。每隔一段时间，一家人就会把过去的事做做总结。生活中不如意的事很多，母亲引导我们多发现闪光之处。家庭会议的主题，往往是“成绩大汇报”。一家人都有很多喜事要说一说，收获和成绩都不少，气氛总是喜气洋洋的。不过结尾的时候，母亲总要提醒一下：“再好好想想，还有哪些不够满意的事。”

父亲卖菜，有一次赶上下大雨，摘下来的黄瓜、西红柿烂掉不少，是一笔不小的损失。我去县里参加数学竞赛，没能取得好成绩。妹妹参加了学校的舞蹈队，准备儿童节表演节目，可后来被刷下来了。

母亲听完了我们的小遗憾说：“过日子可不就这样嘛，就像课文里写的那样，有喜有忧，有笑有泪。有遗憾最寻常，将满未满才算好，这样以后咱们就有努力的方向了。”

这些年里，我经历过工作分配不如意，也经历过事业上的低谷期。母亲安慰我说：“人这辈子，没十全十美的。就像小满的麦子，差那么一点不要紧。这样心里头总有盼头，日子才能过得有滋有味。”

母亲的“小满人生”中，蕴含着深刻的道理。她能够发现平淡日子里的小幸福，懂得知足又有所追求。小满人生，就是不苛求完美，同时在期待中前行，母亲一生都在践行这个古老节气里的生命哲学。

[河北·保定] 马亚伟